



門儿呂子
號 775
卷 3

有方錄卷之三

廣瀨典著



登彌山弥山則嚴島絕頂群嶺所朝量其
高以六十四步為一丁樹小碑錄其數自下至頂總
五十碑周回七里上以石奇秀下以水清麗中土肉
肥膏以樹鬱蔥天造之奇世罕儔匹或以天橋立松
島嚴島為天下之三勝好山水之家品許詳悉論量
錙銖無復奪此與彼者庶乎公論也釋曇暉有詩曰
大海中分五女峯娥眉翠黛為誰容我寄愁心遙相

明治三十八年
十月十日
購本



(1)

送浪湧瑤臺十二重讀之可領畧雄壯之髣髴然此詩全摸朱文公武夷二曲詩九州人不知之為一世絕句之冠冕亦可見學者百年前稀讀程朱書也余嘗游松島今復上此山其勢又將得及天橋立乎崖土人先導一雇一百錢然必擇老而貞者為可不然則不多熟古事而探勝疏畧我之所雇得無二者登山僅六十步溪流幽々自樹底來與石相搏而飛散視溪所由源未深而水俄集以山之靈異鍾清秀之氣石液木汁滲漉其有餘者有龍宮堂宇理新水落乎南崖之下縷々如紡績出之曰白絲瀑有小亭以為

憩棲之所謂之中堂中猶中興之中當讀為去聲其實非及山道上下之中但以其地勢緩弛而有水有木渴者得飲熱者得蔭寒者得鑪衆者得容舍此而不堂不復得其所也或謂不然即讀為平聲有全石為山翼然上垂下虛曰南海石樹木未長或非望南海今在樹底而無所覩過此有華表有二天門制造古質像六猛犸不凡立當門中當使諸障碍邪魔欲入而不得也岑巖中有石菩薩露立不覆梳風沐雨似示津梁之苦井水一口有其前澹而盈焉溪流已遠不可復下汲也左得文徑二大石相枕倚狀如屋

广其下祀天女無復別所有復就原路而上有大日
堂兩楹間揭記文石川文山所撰堂後大石層沓重
累高數十丈道曲折通其間如蛇蟠出沒建小祠凡
五十餘所左禮右瞻前詣後拜雖有篤信之人至此
不得識敬不散甚乎佛者之設教使人溥瀆不自堪
又有一石飽然臨路若欲人抵觸者導者曰請慎側
身避之若謬與之相衝必病疥瘡而不能免也命之
曰漆瘡石名山藪澤之於物雖宜莫不藏奔存此怪
惡醜害之物而不敢蠲除造物者之量之洪矣哉又有
蒼石狀如傾甌側面竅穴碗大許蓄水不乾特與下

潮汐盈縮同時染指嘗之清冷無鹵氣上下二石覆
承相對焉樓出其間上痕類頭顱所觸下痕類足跡
所躡謂之盲瞽所衝以似道之耳其實非雕碣之所
為其餘又肩摩耳厲踰過伏出者數十所有一老杉
客生石上其根與杖樛曲盤屈如未安其所謂之飛
松流俗相承云空海移居此山松自高野山飛到其
說類管公之飛梅絕頂翠巖露出無復生木以足頓
其石鐘然餘響入雲蓋石鼓類已坐此以觀東南
海是日幸美日晴波恬浪曳白紆青為徑為緯一片
玻璃盤上現出百般景象若夫四國之峯巒絡繹繞

外三備之洲渚蜿蜒伏中不援不凌雖固與斯山無
相關各自在其處擅名勝之聲使我今收拾不遺雲
煙不掩風波不擾以陪列壯觀彼亦不敢辭而拒之
已而短晷西傾割愛南下雙石柱立又一石屋覆其
上可以避風雨其下空谷闐寥無底跨以板橋履之
遠響下應足為之酸石龕安不動像埒石嵌錢數枚
傳言向者有盜欲竊去佛前錢幣其錢黏附自入石
不復得摘起如神有惜之毘砂門堂有石川丈山武
森士式二子之記文本版肉書懸之楣間丈山初名
重之後改凹奉仕

神祖為侍臣從大坂之役兵刃已接鼓勇不自禁敢犯
軍令擢眾顯功乃退隱期以不出世數年以母老家
貧奉養不給因復出仕安藝侯非得已也母死即辭
以再遂終焉之志此記其在安藝淋此山之所作也
士式亦安藝支封赤穗侯臣侯背反礼法
朝廷傷人是以賜自盡而其仇亦犯刑免而不死憤
怨膺膺不忍並生復讐以殉義士式以有文學每對
儕輩勵以仁義竟能成其事如絕命詞世所徧知也
有古鐘一口掛之樓上銘惟刻制造之年月姓氏曰
平宗盛鑄少憩小院二僧烹茗酌薦多說神異二唯

欲靈其山之意爾左折愈下得三仙祠未詳其所祀
更進入谷有弘法大師堂謂之奧院人煙已遠幽邃
深靚或有息心之士必所萃焉導者指其爐曰是空
海上人咒法時之遺火續薪綿、未嘗致燬滅云山
事畢此右折以上復始達二天門下山已盡又左折
二百餘步至太元祠云此祠於島中最舊蓋延熹式
有伊都伎島神社是也天女廟負山而作後高前卑
前殿定基址于水中廊廡曲折連亘數百十間屋脊
崖房雕鏤丹膜用功力許多嘗有大華表一罹災無
復巨材足作今唯存殘楹平清盛為安藝守性奢侈佞

佛廟之壯大蓋始其時乎廟北有大屋所謂千疊敷
豐公所建豐公豪氣與清盛抗而有餘此屋可以見
也

二十二日廟後府庫納珍寶甚多分為三番展玩三
年一周一方金篋扁甲冑刀劍多古名將遺物法華
經一部平氏諸公集書首卷清盛手書古蒼老勁裝
飾以金玉可以悅目自市而東山稍平者曰今伊勢
毛利元就營壘之跡在其南者陶全姜之墟天文中
全姜弒大内義隆篡國元就據義起兵誘出其兵擊
破之全姜既陷隘地騰踐奔殪於岸上浮屍沈骸於

水中無有免者全姜亦走死安藝周防海春初每見
瘴氣結樓臺島之左右最多俗甚惡死有死者必葬
島外居喪亦移處經一百日婦人生子亦然
二十三日此日冬至家作糞糕親舊相饋坂東無
此事禺中茨舟峯巒彼此競奇爭秀湏臾雨雪遠景
模糊近則殊勝抵廣島安藝侯治城沂本川本猶如
木之幹水出佐伯郡諸溪枝葉合為一津故為名兩
畔隄防禦決洑有舩廠以廠舩艦待用城北有寺町
十餘寺皆奉之淨土真教以親鸞忌辰在近設報恩
會道俗群聚鐘鼓諷誦諺曰備前法華安藝門徒門

徒卽淨土真教之殊目此特言二國各信其教之多
我邦言辭文人之外雖諺語用韻甚希而詩隄有荷華
叶下都韻黍稷方華叶下途韻後沒光武亦曰仕宦
當作執金吾娶妻必得陰麗華吾華為韻今華與徒
叶韻鏡家以音韻為天地自然之聲今意其然乎宿
逆旅

二十四日早訪賴霞崖翁又見小川周藏以詩聞然
未見有駭人之語霞崖翁嘗游大坂時片山徽猷方
引名士以文字結盟命渾泥社如尾藤二洲古賀精
里中并竹山履軒等諸老先達皆自社中出翁亦以

才敏筆札見稱後折節讀程朱書以治經為業諸老
宿亦多同志政輟講究義理文章亦改濟南瑯琊專
脩唐宋八家之辭仕藩為師儒道德益進每來江戶
屢會集三近堂接余以忘年之契三近堂者栗山先
生書堂得水府武公書揭之夜見笄千祺息子成遂
宿翁家

二十五日欲辭翁欲遣子成往竹原見村千齡請余
相伴乃促裝上途且語且步三里至海多驛驛外即
海崖牡蠣產此地為佳品取之者先灣中累石分區
域各有定主至春夏之交插竹箭簇如葭葦以孟

冬收起黏纏傳着鮮有虛枝多者得數斛數里入山
山無奇宿瀨野

二十六日載星以歲曉寒殊甚仍行山間村園挾路
辟田隴高者及山阜者入溪安藝周防高賈所禱居
雖村里以市命名仁志村鬻猪肉味佳文徑右折至
賴千齡家竹原賴漢塩利繁稠為一都會和名抄載
竹原蓋舊邑

二十七日上西方寺普明問閣倚山腹觀望甚壯市
井外鹽田方一里許浮屠祭親鬻鹽村相集為法會
少餃魚肉者價廉平日晚供蛸甚美三更始乘舟下

溪口待潮四更挂帆弦月方升遠近山河稍生色行
里餘左傍丘陵右接洲渚此已盡矣彼又彌縫是以
水廣約略不過一里波穩而舟曲折殆如行川日本
記所謂渟田門卽此地也神功皇后嘗放舟中流釀
酒海鯽無數噶浮出土人稱於今每季春見海鯽
噓泡沫掩海抵絲崎所謂永井浦是也山水明媚世
所知之勝槩也夜未白不能盡極其奇自竹原至尾
道舟路甚便故人多托舟且寢馳七里道商賈急業
尤悅乘所謂夜其無夜而無舟畏寒者出錢借被費
三十二錢終夜取溫但恐鱗虬多帶已余以舟行不

過見三原城城本在山上今移平地屬安藝小早川
隆景時猶在山遺址現存民間有傳圖隆景居室後
置厩養親騎馬接士大夫掩厩淨座以延之士大夫
退則撤去障屏厩室相對自飼曰將卒相親平居固當務
為方使之也義可以激之如畜馬親躬所跨進退之
機間不容髮而其無知唯使之馴耳又豐公欲以姪
秀秋嗣毛利輝元隆景伺察其不可中沮我以其為
庶欲易於宗厚請秀秋為義子授其國已乃退老可
謂有君子之風也
二十八日平旦船達尾道以其津要人烟稠衆青樓

妓館六連棟嘔呵之聲不斷太平記湊川戰本間孫
四郎戲曰源將軍船艦經中國豈得無載鞞浦尾道
娼妓乎二畧有妓蓋亦久矣訪勝島原仲致霞崖翁
書翰引上其樓為設酒肴又伴登千光寺在北山半
腹躡石墮數十級大石累起繚藥王殿余怪山臨市
井如地震墜石災之所及必慘原仲曰自古傳言此
地無震向者雲仙嶽焚崩中國諸州咸動此地獨無
患復更上山有石偃然臨下扣而聆之抱休響騰其
聲如人之張頤而敲之兒童拊之戲游凹如孟者數
十其地甚高見昨宵舟行所由島嶼虧匿水光明滅

遠山又列其外帶雪映雲真畫圖原仲又北指曰晴
日此方亦見山因幡伯耆也今不見恐雪北頃之果
雪避過千光寺大石當寺與山迫對入寺如入洞主
僧開軒命酒山水得雪比前者觀復成別段之趣時
見漁舟斂鉤回者鄭谷所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
披得一蓑歸似為今日嘗賦之草香孟慎跡余亦未
初更下山

二十九日過箕越山下石崖穿穴數十不知始作其
所何為今土人藏草結類有古墳夾道右者生大松
三株中間立小石塔邦俗所傳不一或謂將軍義昭

墳義昭惡織田信長跋胡君臣生隙遂自奔亡托毛
利元就薨于鞆浦其地近或然左者頂窟有三窟持
杖探之磴、有聲蓋皆甃石見田挿馬藺及長茂刈
乾作席備後產天下絕品備中次之右望一樓孤起
是福山城所謂天守以其地卑他無所見神邊驛訪
菅茶山翁不欲仕宦以医隱伏村巷風流温雅閑西
盛稱詩名其宅在坊南別莊在坊北号曰黄葉夕陽
村舍邑南有黄葉山且緣古詩語名烏胸中不設畛
域以交道之弘為娛四方文士有至烏舍之別莊自
就談論久暫任意若館之其宅我既為主勢不能不

致勉强是其所以待人也立綱道人先余在烏近江
國人有山水癖浪游四方塵談至夜分

三十日平且翁既至竟日談笑且請看所藏畫書

十二月一日見管圭二翁母弟方自備前還其人才
俊言多戲謹

二日伴立綱登驛東壩福島正則領督安藝備後使
福島丹波守之及其見除國移城今福山此即為壩
正則之為將雄傑無敵處治取下緊急如東濕薪民
不堪之寺祠及卿士占地除稅每國皆有二國獨於
今無尺寸地及彼徒者亦自正則然也

三日蒞神邊翁兄身送至驛端得文往與官道別自
入備後田間小亭棚棧置石佛二軀者甚多猶東國
有道祖神之碑有小山當路陂池在側謂之中山言
其在備中備後畀也備前備中備後本合不分稱吉
備國東西山相對其間夷曠數千頃本潮汐浸灌無
所用福山先封某俟時築堤退潮得良田若干堤外
潮勢高於堤內一丈餘堤之首尾設閘堅閉以備外
水乾時漏洩內水此地今為

官之隸屬笠岡一大市聚縣令之治猶陳屋凡治非
城下則必曰陳屋陳猶軍陳之陳蓋戰國之襲名也

孤山偃臨水曰吸江亦古墟也其下有茶店西南望
靛津神崎觀眺之美與水島尾道倫也白梅長春方
開其地暖可知左屈一轉竹篠蒙密石牀一脚似待
人憩息釋宗祇嘗題詞好事者釀錢建碑鐫其詞山
皆兀然無樹草亦不茂沙礫流塞川高於平地熊澤
了介曰治國者與土木功剪伐山木山崩川塞水旱
並生蓋東方土壤大抵墳填水由地中行中國土性
踈理漏瀝山皆智富民乏薪蘄拾掇枝葉山林淨潔
如庭壺至鴨方見西山拙齋翁及二子孝湫孝純
四日拙齋翁茶山翁同那波師曾門人經學文章

世稱藍青拙齋翁特以獨眾見知於人我栗山先生殊推稱制行之高為當世之一人阿波嘗聘之辭加賀亦聘之復辭

朝廷亦有意辟用使栗山先生以為舊友之義竊勸陞官途翁陳其情素曰生長山野不習禮義雖好讀聖賢遺書未嘗少有所得與出而有素餐之羞不若伏而為明時之逸民栗山先生自是私稱呼徵士州里子弟尊信學其門先以日用言行次以讀書筆詩文若有年十五以上不入其門者人怪問其父兄曰子之子若弟其或有疾病乎何為不游拙齋翁之門也其

孚于人如是也是日侍語及夕

五日翁別號曰石癩其所最愛重有名芙蓉石石英也其質通明外白隱然含紫色如煙光之凝而頂獨潔如帶雪宛然為芙蓉峯狀嘗持入京搢紳傳觀遂經

天覽於是愛重殊加十襲韜藏時出見人編請名家題詠卷軸已成

六日未語翁者曰韋浦有箬桶工出游鄉隣少年喧囂集見工亦就見一少年捕小蛇生二足曰是真龍也工購以三千錢謀惡少年曰今得奇貨春社在近

緣人衆群至而商之其贓無貲惡少年曰此天使子與我富也三千錢何廉也酒肴相賀曰生而畜之若亡去則悔而不及不若殺之去腸胃乾暗存久乃操刀割下方將及脚所停刀曰此尺寸地我輩貧富所決豈可復輒下刀哉擬欲割之有物跳出脫去其脚無復有惡少年驚曰咄地失足我亦失足俗謂錢為足言失得錢之道

七日

八日此日土人曰誓詞始蓋議約明年典買品物價直遺賤江戸此曰事始竿頭注笮篱樹之屋上斯地

無其事高戶吉夫招供蒜乳

九日高松人平尾士戩塩飽人中西士穀儻屋學問余亦托居適論赤穗故臣復讐事翁曰如奧野將監小山源五右衛門進藤源五郎義烈忠誠固不在四十人下而不興其事安藝人嘗有言之義人之議曰復讐不必用衆要在成志而已一舉克之則固善若誤而失之豈可不存後圖乎不若分衆先川某半衆爭先不決探策然後定不然則三人惡坐見其成否後安藝侯養三人以赤穗之舊祿子孫相承如使其果惜死逃竄若俗說人當不暇唾面疾惡胡敢用祿養之

為又嘗有聞備後國有一人寓里門上赤穗故臣里人初皆嗤笑曰是亦不義人身不能以身殉道流離如是既而視其為人方正嚴重絕無鄙野之態村中子弟漸就學書講文或怪謂云視子之平生似非不能死者何甘受汗名而不辭也其人哂曰棄生殉義固難耳無復所別言且色如不恥者是三人之黨乎世惟知復讐之義烈而不復知有此等深沈之人故徒聞錄之

十日從翁及織田士猛遊明王院深藏山間初不見堂室惟覺松栢稠密被山已一道紆曲無復他之人家

直至山門其嶮巖尤特有紫嵩山之名主僧好詩飲食衣衿豐潔近寺村里不有過二百家者檀越之力恐不及此不知何由致財之優

十一日在明王院夜分躡月歸口占作聯句

十二日小民來語備前樵原支村曰宗津其長幸八善教道里民保結同閭不失信義去歲大疫闔里人口六十八人病者至二十人戮力相扶或視醫藥助耕耘及收穫作索為苞不使至窮乏欠租俟賞其仁厚予青錢若干又特賞賜幸八又有孝子宇助母卧病五年矣宇助夫妻愛養特至毋好食糖霜日供必多毋

思其貧困難得不樂餐宇助薦曰頃者糖霜甚廉日
供亦不費自勉業不怠舉以資奉養又有婦名加祢
嫁未周年有身遽而夫仙助者歿舅憐早寡待兒長
使再嫁婦不敢聽後舅疾癰或趨醫藥或幹家事勞
苦無所不至舅平居賣魚如日暮不還遠仕迎之事
之尤謹如此者十六年亦皆被賞典

十三日游至樂居翁使酌保命酒備後鞞浦所釀甘
美天下之最庭訓往來列言諸國名品於備後則已
言酒足利氏時既善釀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游長川寺村中且越寺後山古墓題曰榮公
側書云賴政四代孫宗久土人相傳是古為主鴨方
之人但未知其稱賴政者或為源三品乎將為別人
邪寺東壘、皆墓碑大書姓名側又必書孝子某建
或孝孫某建式樣不失禮是芳烈公時死者芳烈公
賢明政教依禮風俗趨正嘗令封內人之喪親聖人
以為可當大事不宜委髡徒當從禮葬埋也其後風
俗偷薄人情從苟簡葬祭復咸借浮屠手云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織田士猛京人留此數月又將西游送至天
草池士猛工篆刻留一顆饋余

二十日講論語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余與孝純語余欲以首春辭去孝純曰備
後洋中有水島是能登守平則經大戦敗源行家之

處四國中國間東西各自潮頭並進常會湊於此故
每暮春日海鯽追潮浮游群鱗相咽波濤變赤渙者
不論錢請留觀之距此不遠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得卿書余先者於長崎奉母兄季秋信至
今缺絕已久矣而偶遮此信乃知家書抵萬金之意
此日管茶山翁寄蠟梅一枝色香不凡陸奧所不覩
二十八日雲積三寸士人以為大雪夜雷鳴翁雪水
烹茶賦詩見招

二十九日旭日晴明出汲井軒滴點：昨雪融下

晦日客居殊無事

九年春正月一日天氣和煦如吾鄉仲春以後氣象
旣水不冰草色欲萌不能無節物之感土人慶歲親
戚故舊往來余獨登鴨山陶寫焉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茶山翁寄書催三原遊其畧云三原城畔多梅
樹山溪所到典不花子杖請再西我欲與遊余東歸
有期待拙齋翁日不多即辭

六日晚叩七草俎其俗與東方同七草其物衆說不
同盛七種菜於俎上傍如火筋薪木以搗木叩之其
詞七草薺兮七草薺兮唐土烏兮日本烏兮未渡前兮
塔然了不知唐山亦存此俗禮蘇東坡夫人閣詞有
七種共挑人日菜句蓋似言之終夜時、叩之至朝
和七草於糜粥餌之故以三月七日為七草節
七日翁及社中諸子約沙見游欲觀梅花平旦離鴨
方二里路歧而分焉有樹大拱翁指其樹曰余少時
大樹蔭翳數百步名曰維舟樹相傳在昔潮水浸灌
海岸在此外國船舶漂泊維舟待風其樹自生枝葉

至碩茂是其孽耳長葉短莖翠光冬榮酷似貝多羅
雖一時博物徒無知其名者唐船村外國商舶復至
惡年少奪攘其賊舶不得復去遂朽腐焉占見村有
古善卜者安倍晴明墳晴明為播磨守以為隣國或
死而葬此乎沙見村負山臨水人家斷續茅覆柴扉
民皆淳朴其奉租稅如奉祭祀以正歲先造苞索稅
入之具然後逮私事若一家有疾病憂患則盪村老
赴助或出錢未濟救償負債十二月廿六日為限後期
不辨盪村往弔煙具手中必用朴質物風流器玩或
有挾帶則群戒衆責村為備中倉敷部下縣令菅谷

彌五郎嘉其俗厚聞之

朝廷以行賞典賜銀兩衆謀以為賜銀不可徒費村素
乏水乃買酒肉戮力鑿池喜田得水已足樹碑請翁
丈刻之村中有梅三百餘株盛開可愛山脚方石如
屋大斧鑿痕存相傳豐公築浪華聚取木石山陽諸
州舟送輦致石工欲斫破此石夜有哭聲以為不祥
中止之名之曰哭岩此村去浪華七十里其役大可
想村南乘舟至黑崎肩輿夜歸

八日此日立春

九日

十日至樂居是日開業門生來拜年翁講文公敬齋箴

十一日平明街上有聲曰叱叱似驅去物土人每歲首以是日始風馬牛其俗頗朴春寒較甚

十二日松山城在鴨方北七里又其北山中有鍾乳洞為佳境冢村子德嘗有游其穴深莫能測者展觀其圖鍾乳所凝結衆形具悉妙極精細土人云僧空海所作志誣耳延熹式載備中有二鍾乳穴神社恐即言此也

十四日

十五日從翁至地頭村春風洒襟四山帶煙諷詠悠然徐步上八幡祠地据爽塏少有眺望前楹有翁及茶山翁舊題橫溝子久復題名焉

十六日寬齋從吏余本鄉有梅數十株應必盛開請先導去不果過飲小林嘉十見一男子翦煙草翁謂余曰請諦視此夫相貌何如還家乃告曰前者男子初女子耳十八九歲時一夜肉起為男鬚髯稍生今娶妻育子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諸子設祖席飲餞畫人索我為余寫數幅筆
端洒落可觀孝湫贈烏犀圖此藥方

幕府之秘談藥舖有鬻者皆偽造岡山疾以國戚得
傳其方藥物中難獲者牛乳狐膽二種欲獲狐胆令
州縣捕七八狐致之廳事探策殺一當死者伏尾帖
耳成可憐之狀

二十日過飯高戶吉夫黃微公邨迹出土型一枚吉
備寺出古瓦一片吉夫嘗得之為余贈之又勸余為
鞞浦之游其地斗出海中洲法分出水仙島當其前
景象殊勝有福善寺可領畧之韓人題其門曰日東

第一瓶勝題其樓曰對潮樓人為增賞然中國水
路勝景猶踰此多韓人不遍見遽下品目已此日中西
士穀東遊約決矣翁稱菅谷弥五郎長昌曰儉以奉
己廉以待下有學知所本謀眾求公是當其令倉敷
郡廳壯雄門廡深邃前縣令萬波七郎右衛門所造
若仍存舊構民費修葺撤是改作亦難勞擾乃賦詩
曰昔者魯公族死謚之曰獻聰明相其君不畜夫聚
歛重勞不毀室美觀非所願宋容猶異烏以為損聲
聞盛哉舊令尹為縣總十萬兩衙分掾屬三載布法
憲身殲勤政煩文物又隨換尾大不可掉節制乃割

半今我何行能。煮爾未居館。夏屋遺構虛。豐蔀仍舊貫。早晚明令出。用儉使民勸。如何民之勞。歲屬玄冥難。毀諸將已乎。三思不能斷。

二十一日至樂居。開別造翁出示奇石一顆名虹月鏡。五色爛然。中含虹蜺。又映日轉旋。一團白光外射。墻壁宛如月。十三四夜又以山水竹石對照之。毫末不遺。如見諸鏡中。

二十二日翁及諸子將過雪堂。以餞余。雪堂在鴨方東三里。子第糾錢營造。時迎翁至此講經。其始落成日。適風雪方興。因以名焉。亦為翁行寓作之。故曰行

窩已謝鴨方。山在南者曰左方。昔有千年丘。在山下築屋居住。遺址猶存。所以保壽之術。未聞也。又有彈琴石。黃微公或時來坐其上。弄琴自娛。但以道岔出甚迂。不得至。玉島以津泊集船。常多為一都會。圓通寺倚山。遮水樓門立塵埃之外。初山少石。有僧知其多伏在地底。畚去其土。幽石稍見。益去益見。於今嶽岬嵯峨。成自然狀。登出其上。見四國山。及水島。水島泛泛如浮。二舟之並驅。頗奇。訪太田子直上。其後軒扁曰有待樓。取之杜工部江山如有待。日欲暮乃辭。真行半里。翁稱山水之美。左右殊多。故余聯句有

摸索佳山水。暗中費輞川句。既而松間有火。知前路在彼。小野小十郎逢迎焉。松門竹扉。偷然隱棲。是即行窩。三更後。月方升。江面先生色。東山。燄金光百道。迨注射激。久之。光彩盡滅。一隻月影。升在樹間。人皆叫竒。余唱一聯曰。上半輪月。江頭十分明。衆繼哦。成八句。窗外有梅半開。月色移。升簾擺。真一幅妙畫。欲即摸取。恨無能畫者。四史始寢。

二十三日。平起門外。水白。殘月在天。一堂上無主人。共集爐邊烹茗。誠蕭然。閑趣。覺希世也。聞喚渡之聲。出見之一水滾。而來為松山川。上流經松山城。南

故名天正中。豐公攻毛利氏。決川灌松山。蓋此水也。流未入海處。有二島。隆然高聳。兩畔削成。曰櫛島。似鰐。鰐曳尾曰龜。島物象受名焉。松山川嘗一朝水赤。見者大恠。跡其所由。民鋤田。得小甕二。見其中塵煤。為愧。乃投水。淡赤自甕內出。潑變水色。或謂古葬。藴藏以朱。其甕恐朱砂也。畢舖去。行窩沿堤而上。竹篠夾路。見巨家起樓。乃為小十郎家。邀上其樓。題曰環碧。環碧之實非竹。而在水前。有津渡。岸植桃多。曰桃葉渡。復訪石和助。亦起樓。屋東曰湧金。蓋月色觀最宜。

二十四日。葬上成里餘。至長尾。憩小野泉藏家。二村
豪供畫。鋪庭多。鍊蕉一石。高丈餘。三峯屹然。太似芙蓉。
至此。始與拙齋翁橫溝子久等。別高戶吉夫。欲省
兄伴。余同行。鼓冢村冢上。有碑狀類鼓。故以為冢名。
此地高敞。可望遠。吉夫指上成。長尾地曰。是嘗為瀕
故廣平行。次水谷伊勢守勝隆。起役築堤禦海潮。濬
溝漏野水。川蘆葦定阡陌。於今民賴其利。建祠以祭
之。至矣。田村宿守屋氏吉夫兄也。
二十五日。木村孫三來見。此人才俊。但所學不正。為
余懇詩。及復論談。欲其改志。歸正矣。田村北官道通焉。

道北陵阜。立小石塔。石欄四周。為黃微公墳。後人所
葺。吉夫曰。今岡田侯曾祖某公。自巡封內。冢見。羨棺
槨朽露。見脛骨稍大。自取比之。長公數寸。已而公心
甚惡。遂得疾不起。時人畏怖。為神之所崇。守屋氏祖
請公歛骨。更修墳墓。當其遇。炭掘誌銘。明器類無有
出者。黃微公時。文物具備。禮儀悉設。無無之。之理可
疑耳。北溪有寺。曰吉備寺。茅覆樸陋。不足觀。藏古時
屋瓦。長三尺許。幅一尺餘。以此覆葺。堂宇之壯。可想
寺東五百武地。曰天原。有盜井。雖遇旱魃。水未嘗有
涸。黃微公產時。以斯水浴洗。故其水有靈。去訪古松。

軒其為人。翫辭不治細事。能通地理論大體云。如今
談兵者最淺膚。兵非知地理則不可行。我眼存尺度。
其一所視山若水。道程遠近。指言不謬。嘗奉

官命撰武藏地圖。其精確。實出諸圖外。欲辭去。送出門
指南山曰。此亦有古墳。大百餘丈。蓋公侯墳也。古昔
豪傑名存。墳不知所在。墳則雖存。名則不聞。由是觀
之。身名固為二物也。今人為身求名不已者。何也。宿

岡田。

二十六日。古松軒守屋俊二送至川邊驛。乃別。此日
風雨濛々。余與士穀二人相從。余則得伴士穀。初去

鄉土。悽愴之情。動屢。回顧低垂。至宮內。詣吉備宮。三
備咸有吉備宮。在備中者最為盛。足利尊氏所營。繼
葺至今。別宮藏大金一口。巫覡造神饌。于此祈禱。必
先奉饌。以筮筮洗米。叩其釜側。則釜大鳴。其洪纖清
濁。以下吉。云。過備前備中界。又有吉備宮。亦頗壯
岡山城始為播磨赤松屬城。歷浦上浮田二氏治。復一
為今。因幡侯領督。遂屬池田侯。人煙稠密。男女言語
風習。效京師。大阪大抵京師西。在官者。以往江戶。效
其風俗。庶人近京師。大阪故學。其裝束。宿若林子陽
姬井貞吉。西山孝淑。未見孝淵。先我來岡山。故得復

相見焉。

二十七日。觀侯家苑囿。亭榭樓觀。木石沼池。甚壯麗。麋鹿狡狴。隨處設置。魚鼈鸕鶴。飲啄浮游。鳥本不許他邦人來觀。孝泚百方為謀。得以游此。又觀泮宮門。題曰學校。佐木志津磨作此額。先書一百紙。百中撰十十中擇一。以揭之。宣聖廟在中央。其後為習書所。又其後列庖厨講武堂。左右排列。為十舍。植梅柳。松菊類。以其物名舍。規制嚴備。學正教脩。規模皆出芳烈公好學之實成。在諸藩前。見野田某萬波甚太。郎皆學職。

二十八日。觀芳烈公親迹及奇石。皆子陽藏。訪市正。湯淺其元。碩孫世好學。其職繁劇。且兼提督寺社務。芳烈公嘗謂凡官人。在選人專任。不可多同寮。雖似相技。不得無掣肘之妨。已擇其材。不使自盡其能。是制官之過耳。如市正。從此莫置同寮。湯淺某謂余曰。政事不及前古。風俗毀壞不脩。民多得辜。我思所以救之者。夫有美而後賞。有惡而後罪。不求使為惡者。移善為善者。益善慎守三尺。無志為循吏。雖俗吏。武人足稱其職。苟非教化相先。勸善遠罪。則非聖人之政士。居其職。不奉行其意。則非聖人之徒也。世人稱

其就職以來美事頗多。

二十九日。姬井貞吉齋藤清次右衛門來見。辭子陽。飭茶屋弥三郎。至台宗寺謁。

祖廟。歷中原傍旭川而北。中原。旭川中之洲。大木十餘株。枝柯交加。足翳日影。芳烈公每來納涼。無有亭榭。特樹碑以記其事。野岸無船。不可就看。徒為宛在中坻之歎。有叢山笠山金山。金山最高。而二山相似。昔出黃金。因名焉。既有叢當以名笠已。湯迫有松殿。関白謫居址。湯淺元禎立碑。其畧曰。公天下之元老。平清盛視之如嬰兒。一言不合逐之畿甸。外跋胡干。

中朝恣睢如此。而能遠天譴者。未之有也。歷官道而南。有百間堤。嘗屢崩圯。水衝齧尤暴。熊澤了外察地勢。視方面。督役築造。凡運土石。北取者南輸。南取者北輸。往來踐躡。基址堅實。徑由自外者。有罪自提。成迄今百有餘年。鞏固如鍊石。又一渠自蘆川達旭川。長亘數里。津田某建白。開鑿運遭。大通官民共依其利。芳烈公舉用賢。能使各致力。故功績存跡者。特多。岩間西明寺。庭有稱淺黃櫻者。數株。花未咲。蓓蕾如粟粒。恨不得見。廣谷村有古墳。松二株。生焉。相傳巨勢金岡墓。金岡善畫。宮中障屏丹青多成其手。晚作。

地嶽瘦相圖夜叉執矛戟刺擊罪囚狀極慘刻夜又
面貌特猙獰可畏自歎曰我命盡於此乎無幾死抵
西大寺村名也村有西大寺故以名村宿對翠樓
三十日訪間野民次後軒臨蘆川眼界空濶望兒島
郡山高聳屏列曰常山藤渡在其北兼旭川下流每
大雨流潦扶草壤悉輸之于此淤泥塞佐々木盛
綱使漁父先導繫平氏之處今皆為良疇西大寺每
歲上元投榮耀者近隣數州人競至爭奪紛拏自初
昏至曉始定其得是者承福利若貧民得之富人購
求或以十餘金某囁噪聲聞於讀岐志度聞其聲者

亦有福猶得榮耀是以先聞其聲必伏而午塞耳衆
聚群扶其耳朶曰請分其福二徹曉始止是風俗之
陋可笑者榮耀一曰御福觀音像前置棍木一尺許
燒香諷經歷二十一日淨紙累封大至如杵東渡蘆
川得上寺八幡地比西大寺較高得上寺之名祠藏
佐々木盛綱甲曾藤渡戰鬪之所擐向者岡山侯視
其弊壞髣治裝飾觀美復古至此與直助民次訣直
助子陽弟抵長船中古此地出良冶淬刀劍家世相
承今尚守其業至香登日没宿三倉田與夫家
二月朔日辭與夫香登北有熊山以高且有樹表

然。兒島高德再據此山。舉兵唱義。與新田義貞應援。使義貞遂拔舟阪。高德以寡當衆。身被重創。殆死而獲。凜然忠義之氣。實有與斯山屹立天地之間。山有笛吹岩。憩息岩等處。皆由高德得名。尹部村。比屋陶甑為業。其甕特以盛酒。醬歷日不變味。且堅緻。堪久顯。烏屋。廣牆。辟葺。治補。理用。缶盎。甕。甕。破裂。碎裂之餘。片上驛。捕米飯。銷多。烹供。餼。肉皆成粒。如飯。盛味。美。尹里村。北左轉。與官途歧。入石門。青山環列。喬木鬱深。溪淺石露。朱文公武夷九曲歌。可移取為賦者。固在門。揭以學校。字平世。固扁。惟春秋釋典洞開。其左一門。

為侯視學設。又其左一門。以通學房。及講官廨舍。着淨衣。謁聖廟。右瞻芳烈公祠。左上講堂。土木雄宏。不貴裝飾。以牢固。渾完為勝。閑谷。木名。水谷。芳烈公。以閑靜。可置學舍。養士。更命焉。及伊豫守綱政。改造宏壯。規制中村。暢齋所定。見學長有吉和女。武元君立。寄書和介。求余投宿。乃過北方。見君立序久。濶情。樓面田園。閑寂可愛。

二日。君立勸上敷土山。謁三公墓。行溪二里。茂松深翠。君立曰。既入敷土境。稱櫻花。楓葉。春秋景趣。丙宜。又上一里。有人家。守墓士人居焉。曰和意谷。巷首設。

門揭榜見法。右畔人家左畔櫻樹。人家窮。宅舍二區。墓祭時。人士退息。櫻窮。有淨屋。蛭壁繚繞。是公憩息處。自此樹更喬。土赤墳。甃石為級。有井水清冷甘美。以供瀹茗。山頂有參議輝政墳。方碑龜趺。額雕辟邪。天祿。以爵高至三品。用斯制。神道碑。木收套掩。武藏守利隆墳在左。碑立前。石欄圍之。壩門內平布拳石。芳烈公墳在右。制度畧同利隆墳。芳烈公時。從因幡改封本州。公自巡封內。見此山。土壤美澤。改葬二公。始名曰敷土山。至伊豫守綱政葬祭。一復用浮屠。詔厥之美。廢不行焉。還宿清風樓。

三日君立送余酌別酒。東游情熾。抵三石驛相別。和氣郡古有清麻呂。當弓削道鏡專權。

帝欲讓位。清麻呂直言不避。其事赫々。照青史。今來其地。仰思不已。燒山出印材。白質赤文。右岐官途。歷備前播摩界。宿赤穗。謁大川滄洲。白鬚郁然。當世儒人中老成。先封淺野侯。臣為君復讐。義名動一世。華岳寺。建侯及義人墳墓。同江戶泉岳寺。大石良雄等宅。易瓦換椽。世人取去。崇之建遺構之餘物。至今不存。尺寸可謂好義之甚也。四日。鹽田井。自城外至海濱。悉是鹽甃。人家皆煮。

戶。每日午前攤砂撒潮，午後收聚烹煮天下鹽監佳處，以赤穗為第一。雖陸奧出羽之遠，猶稱赤穗，則增價售之。山皆澤，蒔殖松苗，如養園菜，薪蒸多費于煮鹽也。復出官道，正條川注此。龍野城據西岸，班鳩寺在東岸。炭源完栗郡，佩帶諸溪，完栗多鐵山，刀釵甲冑屬。用完栗鍊必良。班鳩寺，厨戶王子所創造法輪東轉，不久有此寺。門材瓦甃皆悉古蒼。寺僧戒不良，似欠修葺。黃茅枯槁，盤陀相連，以群山為肩背腰脚，而書寫山為頭顱其上。樹林鬱葱，如屯雲積氣，浮屠能相名山而托焉。可謂工也。山外見一樓突起，如流雲。

燕霞既入山內，姬路城也。市井今在古外郭街衢，整潔城壘之盛者，天下有三：一曰浪華，二曰熊本，三曰姬路。黑田如水久居于此，當豐公陷三木城，據其地，如水諫曰：「其地險可自守，然非霸者之居。我姬路，古國府所在，控扼水陸，公當無舍此，可外移，請我避之。」以授公。豐公大喜，增廣肆大，漸深壁高，以為根據，勢將吞山陽山陰二道，足以警天下之耳目。及我源氏非譜代諸侯，則不使為主，不敢借利器於人也。譜代者，道自叅遠時，臣順者，以其國富饒，諸侯移封，語曰：「莞尔入邦域，潜然出郡國，宿管武家城，中昔有廢。」

宅主人婦性殘忍暴虐過奴婢不仁。婢欲總納什器，誤破皿一口。婦忿怒，縛婢倒懸井中，遂死。每夜井旁有聲，數皿從一至九，其及十則叫然號而哭，為人惡而不佳，終為廢宅。喚曰皿宅云。

五日。城東渡市川。川在市鄉，故名焉。炭源但馬國。衆馮浪頗為大水，於姬路北。二派分流，西為妹脊川。昨日城西

渡之，東則市川是也。曾根村有菅公祠。延喜中，菅公左遷九州，駐舟伊保港，登檜笠岡，觀此地勝槩，愛焉。後緣其嘗停賞之意，作祠廟祭祀。公手植松，樛曲如卧龍，惜就凋枯二十餘年，枝小者脫落盡矣，唯存其

幹以千年之物，借生色於苔蘚之微，金石之堅可銷，而公之猜誠猶不磨滅。賢者之永世，非關形軀之存沒也。高沙上受川水，下通海潮，諸國舟舩往來為便。舊有城堡，官吏所處，庶民必聚。大宅巨室多擁壩址。元和中，奉田忠政撤其城，氏皆追財利，漸移就港口。今之市井非古之處，播磨之為國，山川明媚，固冠諸國。又高沙明石秀於其中，故風騷之士用浸淫焉。高砂祠華潔不賤，祀素盞烏命、稻田姬大己貴命。又有尉婆祠，松樹偶生根抵斜結為一，俗稱為相老松。其精化為人，在松下掃除。尉婆是已。世畫傳壽人長年。

然不詳所由起。所謂尾上松。非一株之名。萬查叢生。翠光異衆。得名焉。尾上地名也。祠有古鐘。鐘紋有雲花寶玉之象。銅色甚古。形象亦異。或言蓋隋唐以上物也。此市昔有赤德德兵衛。在未禁通商外國之前。性敏達水理。乘使舟船。其妙如神。每到南蛮呂宋大宛等國。交易物貨。見聞風俗。以熟通於海外之情人。呼之曰天竺德兵衛。

六日見石寶殿。其物斫取全石。成神祠。狀大方二丈餘。以為神而祭之。已非近古。不知何神所憑。依設門廡屏牆。非復尋常叢祠之比。至皇王村間。其所以名

相傳

履中帝有皇孫二人。長曰億計。次曰弘計。父市邊皇子。見殺。二人深韜蹤跡。在明石郡。

清寧帝知而徵之。養為子。相繼昇帝位。

顯宗仁賢二帝是也。以其潛匿地。号皇三村云。明石城在市井北。總名一郡海岸。為明石浦。人觀月于此。為勝事。有山名曰月山者。最有眺望之美。柳本人唐廟。在城東。其創營年紀無記者。人唐嘗於此地賦和歌。其和歌。終身之傑作。古今之絕唱。因建廟宇。尸祝之。苟好和歌者。於人唐。莫不尊信。近世流俗。又加住吉玉津島為

和歌之三神奉之致謹慎。廟西南有薩摩守平忠度墓。其西有名腕冢。瘞忠度腕處。今悉民居。猶存遺址。及戰敗。忠度單騎西退。岡部忠澄追及相撲。墮馬。忠度遂伏。忠澄將刎首。忠純臣來援。斬右手。於是忠度正坐授首。見其屍懷和歌一首。大抵平氏諸將風流有餘而才武不振。然至其滅已。無一人背叛者。其友愛愷悌之情。使足維人心而不解乎。宿明石逆旅。七日。舞子濱白砂如雪。行人履屐印路。萬松曲直殊態。其項翠針一平。自然無高低。自古雖名勝之區。例不經古人歌詠。則不得稱名處。是地是也。可惜矣。

千壺地名也。道北丘隴有陶壺數百口。仰埋為圓形。如車輪。蓋古陵墓類。與他州郡丘墓不見似者。而播磨獨有三所。界川水淺可揭。中流立木標。分攝津播磨界。經此至一谷。則一條平砂與官道相連。山在官道北。屏列峻峭。大勢半腹以下伸脚。稍迫道路。使通行不寬。其間有谿谷。則縮脚諫立。讓餘地。授于道路者三所。以東為首數之。曰一谷二谷三谷。一谷最大。且以

安德帝駐驛。故其名殊顯。總掩二谷三谷之目。壽永中。平氏奉

帝結陳營於此。以生田為東門，三草為西門。廷尉源義經攻破三草，分兵自入山道，踰錢拐峰，歷嶮阻，涉絕壁，出其不意，平氏大敗。今見其踪跡，斷崖咋嶮，非人之所能行，其健捷可畏。三谷有大夫平敦盛墓，過墓前必下馬，傍憩亭作絲蕃交麩饗，視行客大其聲叫之曰：盛之鍊拐，鉞則敦盛，鹽梅義經，鍊拐言巨大，敦盛言淘之得溫，義經言鹽梅之施得宜，皆以聲近而道之。盛讀平聲，平氏敗，乘舟爭遁，敦盛亦步馬欲及父舩，躡波離汀，熊谷次郎直實喚曰：既敗又走，是無耻也。請反馬一戰，敦盛即反，接馬交刃，既而投刀手搏。

俱自馬墮，直實在上，視風姿端麗，年齒幼冲，不悉如刃欲以救放，敦盛乞死，乃殺。敦盛好聲樂，有善管名青葉笛，臨死猶自隨，嗚呼敦盛，翩翩佳公子，人屬望於後，而落命，宜乎遺愛及今也。須磨郡指瀕海地為須磨浦，以名勝，與明石並稱，其山水雖固秀拔，緣在原行平等名人，遷謫在此，詞章或表出之，其境益顯。兵庫一都會，豪富頗多，一名神戶，平清盛擁。

天子遷都，名曰福原，亦是地清盛煙塞海面，營築洲島，亦猶見存舟舩泊湊，常避風雨，賴以為便。然清盛初志非為憂民，故雖藉其利，無仰其所本者，謁武藏守。

平知章墓知章與父知盛同陳于生田間一谷城陷
收兵欲退敵急追進知章見父危留戰斃敵取級其
僕就進刺殺知章監物太郎賴賢又斬其僕報仇二
知不可遁而自殺知章為父死而賴賢為主亡忠孝
之美集在一家是庭訓之誠使然乎則知盛之賢也
湊川小流已以楠公著天下皆知其水名過此田畝
中有楠公碑楠公死在廣嚴寺碑則其葬地處

南朝統絕楠氏胤盡雖忠誠如楠公丘隴荒涼久沒草
萊水府源義公瞻仰思慕使儒臣樹碑雕鐫朱子瑜
文楠公精忠大義待表顯而愈著焉至吳田宿吉田

喜平次家

八日喜平次資財饒多每與諸侯稱貸為素封之豪
家屋邃深倉庫繞西北房舍擁東南四圍不用牆壁
年為酒糜米穀六萬馱其贏二數千天下釀地既得
其名人徧知之莫如伊丹池田攝津郡邑咸冒其名
然味二不異則人二不為濫且有海運之便漕輸諸
國今江戸所酷多此地之醞以航海歷日為波濤蕩
搖酒性至熟醱而不烈水路經富士山南而東行故
字曰見富士酒江戸人不獨賞之上國之人二謂愈
於飲其地也關東所作曰他酒非食性稍別者不好

飲之。門右有月波樓。前臨無地。月夜輸來金波其賞。殊佳。見石經十三經。李唐時所刻。但孟子以明雕。不補闕。我藩方興學舍。主人欲以饋之。石經舶來我二百年來無幾許部。得之以弄藏可喜。

九日。喜平次勸摩耶山游。至處女冢。有古墳三。所或為古婦女墓。或謂古帝王山陵。其制似馬鬣封而大者。然冢以處女喚之。存之土人口角。則為山陵者。好事之徒見其墳之大為非常人之墓耳。新田義貞拒足利尊氏於此。尊氏分兵四萬騎為三隊。欲挾擊之。義貞視之曰。非身自當仇。則衆不可濟。將帥竭力。方在

今日也。乃在陳後。屢當敵馬負七矢。步上塚。敵集射其上者。俯之下者。踰之中者。雙刀斬之。疾如風雨。捷如鬼神。頻發十六矢。皆不能中。小山田太郎高家急馳救之。進馬義貞使遁。自留戰。以沒自明石。至此地。不過十里。忠臣義士遇亂世。致死者多。使人感激。進思踟躕不去。何耶。生田川。五日不雨。乾涸水盡。上流山谷出石材。以川為挽路。石工咸御影村之居民。故名其石曰御影石。堅貞牢實為少比。摩耶山。初地尤嶮。屈曲以緩其勢。然不免牆面。凡山有大刹。別開路坦夷。取米鹽薪芻。此山之必然。若唯峻阪一路以通之。

豈不復勞乎。支院別房據山峻處，帖起石砌，以平夷土，托基址。夫人堂五、六年前，罹祝融，裝飾草畧，募錄求再造。山上之望，濶敞無蔽，數十國地。山水稍天者，皆列於目前，莫不見焉。去年來，雖慣登頓，不以尋常駭目。若是觀，所難輒逢。赤松圓心，勤王初，舉兵據此，討賊啓行，故於佛場為勝宇。於兵革為名城，其山已美於何不好乎。西至布曳瀑布，墮岸下，俯崖視，所委，圓然如井。瀨尾太郎嘗潛水入底者，是也。水出山，溝渠百道，爭挽灌車，春稻，以充釀，作過須磨寺，謁生田祠，見筍箬梅，梅子粟大。後花時為恨。梶原景時，救景季，再

犯敵，折梅，挿筍箬，接戰奮威。後人誦之，以名其樹云。九日，是日初午，以其穀神家，祭稻荷，蓋如唐山社。日鳴鼓，旌旗，男女雜，運游娛，乘春吉田氏宅，西上有祠，造酒工名杜氏，一倉一杜氏，凡有十杜氏，每人捐財，或雜劇，或勝花，各自競新巧，欲觀者悅目。十日，辭吉田氏，至西宮，祠夷三郎，未詳目為西宮三郎。

天照太神，第生三歲，未能步，父母惡之，棄之天盤，豫章船，而棄海，託風，夷人援之，奉事此地，而名蛭見宮，即是也。聖德太子始教民交易，堆蛭見為宗，使依其道。

人之晞饒財也。後世不獨商賈而禋祀之堂宇楹柱
雕鏤髹塗頗煥發。豐公嘗營造大其舊繚牆瓦紋猶
存菊華。屺崎城距大坂三里。農商少富者。雖天地大
物不能兩利乎。城枕水津。渡以舟。下流注海。有大物
浦源義經闕牆為賴朝所竄。將走九州。蒞舟于是。平
知盛靈見海中辨慶修法消之。達浪華復寓懷德堂。
十二日與竹山翁語。西游翁去年送余詩。落句素乾
水上望弁州。白以其居。為我十霜之故。卿嘗謝其情
厚。今方還此。心既已安。幾如歸桑梓。過山片氏。
十三日講書後。過天滿祠廟。在市井。搏地之間。若有

火災則每易相及。是以民之崇信者。糾財酺錢。起鳩
植花木。以使塞火道。其功今方半。

十四日至天王寺。在城南。所謂七堂伽藍。具在其樓
門西向。相傳此寺與極樂相對。扁曰正極樂國東門
中心小野道風書。聖德太子斃守屋。創此寺。古藏未
來記。蓋其所載神怪如識緯書。楠公嘗馮斯書。操氏
心一扶中興之業。英雄之所規。無不可用之物。其東
有茶臼山。

神祖領營處。近列真田。凡舊子城及此。真田幸村守之
屢當大兵。每奮勇威知畧。然而為奸邪所沮。以不能

伸其志可悲哉。

十五日訪薰葭堂。

十六日雨。

十七日讀履軒翁文。聞蕎麥近泉氏賢。過其門而見之。粥蕎之盛為少比。南泉氏嘗獨沽。北泉氏貧窶。南泉氏辭其夜估使之仕。北泉氏是以二泉共富。

十八日竹山翁復開別筵。作詩華余行。

十九日晚乘舟泝淀河。去年泐流時。舟行速達。此夜逆流不便。百文拽挽。半夜頃。有舟賣酒肉。言語慢豪。如對奴僕。昔亂時貴介。隱匿。以是為生。宿習不改。人

六慣聽。莫有慎者。未及伏見。天已門。

二十日。經深草渡。五條橋入京師館北村庄。助家士。穀別有所親。在乃就宿之。

二十一日。訪金子仙左衛門。謝去年辱款。懇且聞余。西去後。文晁滯都之情狀。及季秋東歸。

二十二日。見村瀨榜亭於祇園。隱棲嘗仕秋田侯。久在羽州。近辭其職。還京師。藉仍屬秋田。性好閑。退不興世儒交。文字甚工。

二十三日。山本中郎持朱文公墨點四大字。道雅飛動。忻慕不已。請模寫。贈貽主人。庄助書。賈為業。出見。

唐本數十品。雖有好書。余囊中既謁千客。途欲沽無所讐乃止。

二十四日渡三條橋至北白川。以其在京師之北云爾。非有南之對。此者一條寺村在比壑西麓。有石川丈山隱宅。今名詩仙堂。丈山在時已擇古今詩人之高者三十六人。圖畫其像。揭之梁櫺。又有遺物數種。未觀者投阿屠物弄之。近以尼姑為主。自存寺院之風氣。丈山儒雅之韵。致行將見尅乎。從村北登山名雲母阪。竹箭莽生無樹林。其頂則比壑之巔也。北對鞍馬山。然猶隔數里。東下山。山支縱橫溪谷幽深。樹

之喬矣。傳言昔有三千坊在其間。遺址佛彷彿可認者。者猶多。高堂邃院儼然不廢。薪火續明。法燈長照。所謂中堂高大閎壯。群僧所讀經修法。其南有四明山傳教大師墓在東面。謁之而出其背上。山頂東臨琵琶湖。西南近藤京師。遠望竹田。淀春景尤晴。煙靄難褰。眼界不逞。拓山色欲滅。水光獨閃。名山之觀當雖累日不厭。割愛乃下。阪路峻急。脚不興心謀。步武迅疾。至板本。謁山王祠。宿逆旅。二十五日。至琵琶湖沙岸。數里波瀾動響。復與海潮別韻。栗山先生嘗有詩。湖邊沙路淨無塵。松渚柳灣

任馬蹄。鄉利却性語言好。皇州近在數峯西。今來此境見其能。寫實中崎一株松。老幹穹隆。坐蔭數畝。龍鱗鑑水湖。風鳴葉。旁近無人。余獨坐其下。不覺氣忽。炭豪頗如欲與嘉樹爭貞操。然我跡一去。無復人知之。則自取庸常不足為有為之流耳。如彼明智左馬助。雖所事非其人。臨危難而不負義。軍裝明顯。出安土城。孤騎渡大江。蹴踏波濤。遂達辛崎。維馬此松。暫時憇息。以入坂本城。威風颯爽。千歲在目。可謂真好男兒。其名足匹敵鎮青也。滋賀故都遺址耳。不存彌望。曾無異尋常草野。祇遇櫻花之欲發。憶平忠度。

和歌之所謂。已至三井寺。六大利。門內數道。振牆為區域。房舍院堂。所往必有。有鳧鐘一口。西塔辨慶奪去。輓上比壑。師僧怒而諭之。辨慶悔欲還之。上山擲之。鐘筭破裂。歷年罅隙稍合。宿大津。

二十六日。經山科入京師。

二十七日。本願寺分東西二寺。在六條為東。經災近成其廣大。天下第一。佛教派流分異。淨土真教為盛。苟說其法。雖愚夫愚婦。感歎垂涕以聽之。性命且不惜。况財貨乎。

二十八日。與士穀謀起程。出告別金子仙左衛門。觀

後三年盡卷。其時去今七百年。甲冑袍襖力戟製造頗異。好古家取徵。此卷藝林所常貯傳。

二十九日。木下弥一兵衛橋本肥後守田中納言山本中郎齋藤小平等來告別。弥一兵衛順菴曾孫仕加賀藩。順菴門下之盛。近世無比。新井白石室鳩巢。祇園伯王兩森芳洲等其魁云。齋藤小平家元士流。數世落敗。商猶係藉我藩。

三月朔早蒞京師。過清水寺。登山有觀音堂。堂前乃所謂舞臺。憑山臨崖。高數十丈。蚩民有求而不得。或誓神持傘自持。擯身其下。以卜其事。可成則無傷。

否則毀損立死。私慾之不制。甚者至如是不知仁其身。悲夫。踰山為大谷墳墓累。本願寺之墳在也。歷山科醍醐抵大津。應永中伊達政宗朝于天子。其及東歸。有出都之和歌。贈灸人口。遂達。

天子蒙宸賞。政宗與我皆奧人。今日情境畧似。因依其歌意作小詩。欲去帝王州。中心為孰我。似人攔住我。有欲挽衣留。道出湖南天。晴氣和水烟。山靄所謂八勝。增數等品格。捨陸就舟。抵矢橋。湖中舟制作差異。名曰全木舟。馬而子蓋上世刻全不作之。至今形狀猶異也。編葦為篋。遮圍湖中。口大中小。屈曲如蠶殼。

魚可徐入。不可急出。察其多集蔽口捕之。草津驛賣
策材直周。而縮促。長三尺許。抱二十八節。為最美。三上
山。杰而無木。雖不高於衆山。乃覺靈異。出類。嘗有大
蜈蚣棲焉。時出向湖。與龍鬪。龍刀極。化女就藤原秀
卿。請其斃蜈蚣。秀卿乃諾。唾鏃射之一矢。即死。人之唾
液毒於蜈蚣如神。龍報苞米。日炊不竭。川邊村東南有
山曰栗丘。嘗有大樹。數十里為之蔭翳。以妨稼穡。是故
被斧斤。朽為堆者如此。亦枝葉類。與梅木村大屋揭金
字招牌。以賣。和中散亭子前。盆池假山。花卉木石。待
憩息。供寓目。設之侈。見售之多。可因知宿石部。

二日。早發。天陰。微風。扇和。草木芽尖。露珠點著。所謂
養花天。川水高於平地。數丈。汎溢。殊為劇。予乃有屋
上。卧堤。溪水流。向渡水口。川。即城。重以蔓艸。造筐。篋。什
器。類排鋪。粥賣。多是物。鈴鹿山中。有征夷將軍田村麻呂
廟。或曰。昔賊挾妖術。據山壅道。剽奪行旅。害虐良民。
朝廷遣將出兵。討之。無克。後擇材武卓偉。以田村麻呂
充之。便之討之。田村麻呂雖雄武。攻之不得。朕精禱
觀音大士。依冥祐。得勝。是以此山有祠。然於史傳無
所見。田村麻呂於此山討賊之事。元弘釋書。田村麻
呂奉。敕討陸奥賊高丸。官軍與賊合戰。矢盡。有小

比丘小男子拾矢與田村麻呂。親射高丸。其小比丘小男子者。或佛陀冥助非人物。今因山有斯廟。取彼說傳會乎。廟在此者。按田村麻呂進為中衛大將。居恒居中。若

朝廷有事。敕出固三關。鈴鹿三關之一。凡關鎮歷以武為事故。廟祠田村麻呂不絕也。坂下訪孝子萬吉。萬吉嘗猶幼。親疾。衣食無所資。萬吉日出驛路。易人疲險得錢養親。其併雖重。敢負戴之。雖風雨未嘗一日有避。若避則為闕親養。其甘躡辛苦。聞者莫不流涕。

官異其淺孝。風靡網常。賜布恤一幅。染成孝子萬吉四字。褒表其門。舉世傳以為榮。搢紳或歌咏贈之。富者錢物餽之。宿坂下。

三日。關驛有地藏堂。頗壯大。驛南山松枯桓。是古關址。民多造火繩。以用放銃為佳。驛東路岐分。雙引南折。與官道別入津戾部內。沿路艸木燒殘。曰去歲伊賀氏結黨。競訐。執火臨材落。不與者欲燒之。是以其黨漸集。岡本五郎左衛門循吏也。嘗黜就閑職。乃出喻以利害。撫以仁慈。衆皆綏服而退去。一心田謂之高田門迹。巨利也。高堂邃院。瓦屋粉塼。較之京師

佛光寺更大一心田佛光寺皆淨土真教交流之目
陣城挾帶二川市廓亘二里凡伊勢道里以五十丁
為一里。紀伊熊野亦然。陸奧仙臺以六丁為一里。謂
之小程三十六丁謂之大程。是天下里程之異也。衆
庶之拜太廟。四時不絕。春時時多驛人馱人。駕二箱
盛人品騎者。駢騎者累。不斷他邦。所無宿松。及
四日。村墟相臨。行人絡繹。歌謠載路。一人唱衆加之。
謂伊勢音頭。出間。毘鳥在具名風鏡。其制以絕三條
為緋。苧索約竹竿。旋轉急下。劃然有聲。至山田。山或
讀如雍。內宮外宮二廟相去一里許。至尊至巖。非筆

舌所可說。拜門墻外。宿茶屋村。
五日。路皆昨日所歷。過津城右折。始非舊路。白子松
板。豪商多處。地便於致富乎。關東諸川高戶。稱伊勢
屋。皆其子舖也。宿神戶。凡地号神戶。神田之類。古昔
租稅給祭祀之用者也。

六日。雨急。四望冥茫。追分村與官道合。菜名城我
先僕三世得封此地。故今債屬先祖亦多。此土之人
其山川勝形。悉所曾聞。是以有人舊國之思。夜衛雨
抵照源寺拜。

先度墳

七日乘舟直抵宮驛為直道所謂七里渡是也遇雨則不能航例必泝對馬川枉道佐屋是日雨放舟對馬川入木曾川兩岸築堤鞏固田膏沃雖尺寸惜而不與之水長島城在堤外舟行低不得望花柳時隱映篷間竊視午時始上岸松浦侯西上旌旗帷幕艤舟以待道北見中村戶不踰數十豐公產此遂勃興并天下間氣之生英雄不必在邑里之臣織又北望名護屋所謂天生聳然起千雲霧之中鷓吻以黃金冶造光輝羨越天下以為名城諺曰伊勢以津聞津以伊勢鳴尾張名護屋今以城池而飛聲侯國富

饒莫勝於名護屋五穀之美以尾張為天下之冢宜矣侯有斯國居諸侯上班熱田祠北偉根耀垣播四繚植花柳方開帶雨垂低織田信長擊今川義元聞祠中兵器之發聲宣言神位助我軍遂以取勝此祠也宿宮驛

八日道南有大高墟

神祖守信義不懼勅敵自為將入粮城中謀畧深遠天下聞掛望者實自其軍桶狹在道側織田信長襲討今川義元於此義元及六將死所樹碑表出信長之用兵每以神速取勝義元不備於是其改亡自取也

鳴海。染成棉布。作花草羅網。雜彩百般。名曰鳴海絞。
小坂橋架境川。尾張參河。以為界。豐公賤時。卧矢矯
橋上。見松下嘉平駒從過之。乃謂曰。在尾張。則祿有
三千石。人馬擁簇。應得似此。今視參河國。膏腴讓尾
張。意斯人祿必可有五千石者。是言可以見二國肥
瘠。池鯉鮒驛東一里。有在原業平墳。古池沼架板橋。
曲折取勢。得八橋名。燕子花多生。色香形象。稍異他
是業平之遺愛。今猶存焉。池則變為田。橋亦毀折已
久矣。凡騷之士。唯艷而稱之耳。村老謂余曰。此處古官
道。有二觀音堂。東曰不騎觀音。西曰下馬觀音。若有

畧人不畏。騎馬通行。必駭逸墜。墜矢矯川。徑矢矯里。
襟帶百川。故廣深。橋梁大者。天下莫如焉。葺理費用。
年給一萬石之入。大樹寺。官寺也。

府朝光君墳塋所在。而地接岡崎城。岡崎街市四十八
西。頗富庶。東市有妓屋。或說。

儲君三郎信康之未廢。淫而好色。多召女京師。及事敗
放為妓。是以岡崎妓特以顯云。童謠曰。岡崎女郎衆
兮。岡崎女郎衆兮。岡崎女郎衆者。好女郎衆矣。或又
傳世謳歌。

神祖謠曰。岡崎城主兮。岡崎城主兮。岡崎城主者。好
城主。聲之訛。遂至曰。女郎衆。換聖賢之名号。以襲

慢之目然鄙俗之無忌憚數此三多世始學筆及三
絃初頭受此腔次及諸雜曲猶書字之以呂波

神祖教世在斯城西和尾張東攻遠江駿河以移濱松
徙駿府遂以居江戶故偉事茂蹟存參遠者多宿藤

川驛。

九日寶藏寺在路側村墟中以寺名村寺門有松名

掛雙紙

神祖為童在此寺習字漆濡已周掛乾此松乃所以有
名焉習字之紙結定上方每披之二紙雙出故謂之
雙紙或又謂書冊曰雙紙亦此之類也又揭下馬牌
上官寺村作麻繩鞋系黑索類甚多赤坂驛長二人皆

松平姓其先出自

府朝之支庶是以在民間公然稱之國府村今讀國若

古古昔置府於此管轄一州於今富庶踰他村里有

一路歧出怯今切險者必由此道以支行至濱松復

合命曰氣賀道氣賀色名也其所徑由此邑稍大故

名吉田城西有豐川須馬豐川矢矯川大屋川衆水

中之巨孽有此三派所以名三河國拜太廟於伊勢

者放舟下此川為捷然非官道又有風濤之懼千金

之子必不逕也白須賀驛西溝渠立境川之目其東

為遠江對有近江故曰遠三百年前南海颶風悍惡

巨濤簸揚林壑蕩盡畛域滅沒遂合江為海是以荒

居舞坂間。非舟不能航江中。元有濱名橋。和歌者流詞中所言是也。橋西有橋本驛。皆沒水不存。今之橋本村。古驛殘破之餘。新居始稱荒江。以尋常村落在今驛南地。後移此為驛。改曰新居。亦以其遇難曰今切。有關門。面水。因險設也。

神祖中居斯城。與武田信玄接戰。才武燿然。照世味方。

原犀崖在城外。戰敗洞開城門。以待敵。敵恠不敢入。及敵退追而再進。大戰其勇銳傑。實大義所鼓舞也。天

竜河雙流。得大天竜小天竜之目。承源諏訪湖。

比日雨。波浪上沙。兩涯益廣。東岨有池田村。古以為驛。今廢為村。此距見付驛。三里有捷徑。一言坂。

神祖嘗敗甲軍追急。有安間平次彌者。竊指示捷徑。追

兵多出干大道。其入捷徑者本多平八郎。於一言坂據阨。

擊退之。平八郎膂力絕倫。氣概盖世。每臨軍執鎧無取前

鎗秘四尺。鋒上四尺。嘗執立干野。蜻蜓觸為兩斷。因

神祖亦常戴頭兜。上注牦牛毛。軍裝之美潔白如雪。甲軍

為之語曰神祖有二長物。唐之頭兜本多平八俗言。

牝牛尾曰唐。故曰然。見付驛有冷酒清兵衛者。神祖在軍而渴清兵衛饋酒不待其醞而卽嚙之。乃酬賜之。以冷酒為氏。亦飯右太郎之類。英雄之舉。直率褒賞子孫榮之。有踰封侯人之東征。或至此驛始得見富士。故名驛田。見付見付之為語。謂始認也。十一日。嘗讀甲湯軍鑑。聞甲將橫田甚五郎忠勇。敵中全軍而退。久感邀焉。因訪高天神遺墟所在。土人曰在懸川南二里許。其時城無定將部將數名糾合以守。

大兵攻之。歷年不伐。城中疲勞。衆議乞援甲府。甚五郎獨不可。曰甲軍近者敗于長築。老将多斃。今休兵養威。待時以謀再舉。斯城圍重。使部將來。則必不能救濟。若大將親至。雖幸得勝。而不足為武。不幸而有負。何以成後圖矣。使城終破。則如他部屬。雖我無如之何。於甚五郎一隊。必突敵陣。完全以還。後城破。果如其言。懸川誠西岐路樹綽楔。為秋葉鳳來道。鳳來寺為佛宇。在三河秋葉火神禱此消災。其山隸遠江。城二百年前我。

先候治之。凡有營造之事。書其起山之月日。主吏工匠之姓名。約之棟樑曰棟札。東門有。

先候時棟札驛吏曰。前路大堰河為兩暴漲不可敢涉。近河而後則百物踊貴。非便。即宿日猶午。十二日黎明方發。日坂驛掘取蕨根製粉作蒸餅。佳品自叫至金谷。石路盤陀。有一大石獸踞。一面款識。南無阿弥陀五字。所謂夜哭石也。有松復同名。土人取傳甚怪。不須記。上青樹坂望海面。金光躍而不定。浮雲蔽天。海上纔開。日氣專射。故特異於常日。菊川上流發于溪間。有菊魯生。故名。有誓願寺。北據山上。溪谷多葛。枝節誕濶。採以紡績。其布精細。懸川城多產。比之他邦為尤美。大堰河。泅夫待旅客。貴者乘輦。

賤者騎項輦。非四人以上。不昇之。騎項則單夫已。是日所謂九十二文河水及涉夫肩。呼啞炭色助勢。予亦勵聲勉之。凡論水淺深者。以錢高下酬涉夫之數也。身者七十二錢。高踰九十五錢。不復敢濟之。駿河國中水大者。四富士川。獨駕舟。大堰川。阿部川。興津川。皆涉夫負渡。以其水峻急。且去舟橋。特阻藤板驛。即田中城郭。郭八幡祠。有古鐘。弘安中鑄造。銘文存焉。岡部驛訪杉山清藏。清藏士方之伯兄。予與士方同窓。四年予還江戶。欲為士方取去其家信。不圖士方出迎。曰。祖母有喪。奔至在此。復將往江戶。請欲同

去乃止宿焉。

十三日在岡部清藏告欲游竹園乃至。鉅竹秀密大底一尺圍以上。約生筍時再遊。餒食躡富士嶽。

十四日宇津山通大道非古所謂。葛細道。偏仄蒼紆者。所謂十糲子或紅或白。每串十粒。

征單騎出此。農夫忠右衛門見馬履既破。公償以外套一領。

神祖亦至。賜茶甌一枚。於今并藏寶之。釋宗長庵跡在溪上。駿河山水明媚。今川氏好文。故一時儒釋知文字者多留不去。阿部川東岸賣餠。饒甚美。故世呼餠。

既曰阿部川。餠上流諸村。栽茶製造為利。駿府城隍雄深。市井九十六坊。

神祖讓職之後。安居攝養焉。尔後使諸侯瓜時交。代守衛去城一里。有久能山。特立與連山不續。使南海涵其下。石階曲折。凡十七重。廟寢門廡樓臺精彩煥發。蓋

日光。則以幽深而靈異。此地以敞濶而神祥。可謂固無軒輊矣。與津驛西頭。山出薄海角。清見寺在山半。山水清麗。土木瀟灑。前有三保洲。後有富士。天下寺觀。天率雖占勝地。則無出此右也。慶長中朝鮮聘使某

死葬。子孫復來聘。修祭祀之儀。門牆廟宇增葺理新。
扁曰永世孝享。宿逆旅。

十五日。渡興津川。上薩埵山東行者。每觀富士於左。
而薩埵獨觀之於右。且隔水望之。上下隱映。奇絕特
殊。欲譬無物。欲言無詞。但栗山先生有詩。庶乎與此
相敵乎。詩曰。誰將東海水。洗出玉芙蓉。蟠地三州盡
挿天。八葉重雲霞。並大麓。日月避中峯。獨立元無競
自成衆嶽宗。路本在山下。施之山上者。明應中所通。
人往山足。則有風濤之畏。而無今佳眺。且又當潮汐
急漲。則迅疾奔走。避就巖穴。且避且奔。遲速爭瞬息。

惟不與潮頭觸。是欲不遑顧其他也。故其地有親之
不知子之不識之名。其名不祥。不可以為訓。仁山氏
與弟直義。閭牆而戰。干此是六父子兄弟相忌之甚
也。稍下山。酒店燒燄。頗有住名。所謂田子浦。六指此
數里間地。山邊去人和歌之詠。富士處蒲原驛。有墟地
條新三郎所據。蓋守小田原氏西畧也。東兼關東西取駿
河。少半亘哉。小田原氏一時兵威之熾。如火出新三
郎。後入佛号幻庵。常參廟算。中古僧兵少。暗將禪機
微。有資於韜畧乎。富士川石高流急。出於甲州。注於
駿州。從高下。專傾波委射。橫雲舩腹。故篙之者俯仰。

太刀吉原原二驛皆富士麓仰止者正相對違顏咫尺然無良緣則雲雨數日一行不得窺其半面者亦多也富士或作不_二言其無對作芙蓉詞人言其形容婀娜或言琵琶湖陷而此山成一夜之所凸凹恐妄山形修正如聖人君子之正形而立為天地融結之初造化神物所成我日東之表鎮而非俗論紕繆之所誣也其東南中腹一山耳附寶永中山焚噴土自成於四面削成之形似微生玳瑁而不足累名山頃年文士有躡其頂而嘆其奇絕者予亦欲登未遂也宿沼津夢極履富士頂自以為感觸

十六日。城東山王祠側藏大釜半破裂。相傳源將軍賴朝田于富士。為群卒炊爨。爨黃瀨川浪于村中。賴朝就東岸布陳營。欲與平氏戰。第義經率奧羽兵未會。驩愛情密。以此終始。則焉有後年之乖離。千貫衆出駿河而溉伊豆。伊豆得因以耕耨。故年以錢千貫償之。故名。吾邦千錢為一貫。二國之斯水為界。伊豆聲与出同一國。形勢斗出南海。地脉墳起。不作平土。而為山丘三島。箱根。財蒂。于鄰壤。三島神祠堂室深邃。朱髹金鐺。瞻礼生敬。是即箱根山麓。所謂箱根八里者。曰始此。至小田原山中村。營壘在高小田原。氏欲以當豐公。

兵豐公率大軍進攻直拔。教內匠渡部勘兵衛成合
平左衛門等先登頭功。小田原氏始懼嗚呼。六晚哉
箱根絕頂以山太高無田。一驛下壯。惟行李質送家
屋非逆旅。則酒樓食舖別無業為生。湖水渺漫在山
上。如掌上。益益關門據其岸。小田原候遣臣更番守
之。方今天下諸關箱根最險。要誰苛。六嚴權現祠在
湖北。古木鬱葱。石磴沒苔。曾我祐成時。宗欲復父仇
精禱得志。自古現靈異為多。寺有刀一柄。二人刺仇
所用。所謂赤木柄刀。二釜款識。數十字。不可讀。文永
中造。半可讀。山東下比西上。則殊峻險。孿山二峯。聳

道北兩相肖。故曰孿。是箱根最高處。在江戶近郊。望
之蒼翠。駢列衛富士脚。湖水下流一溪。死轉湯泉。生
七。取謂之箱根七湯。能驗疾病。浴者冬夏不斷。早雲
寺門扁曰金湯山。鮮人雲峰書。古鐘允德中造。北條
氏五代碑碣存。列遺民於今。在農商間。與謁掃除宿
小田原

十七日酒勾川冬成輿梁。三時徒涉酒勾古驛妓館
頗多。鍾倉少年。純袴游蕩。失節稍多。雖孝義如曾我
兄弟。或一染指。士大夫相會。猶或使妓行酒。考見古
今風俗。汙隆上有制度。品節之盛。下存忠貞禮義之

操非可比我

有源氏者梅澤大邑其實不讓驛唯無郵站耳高麗
寺山老松茂生江戸西郊唯有一山也其他江
戶所謂山者特丘阜耳馬入川舟船通行旅水蒞
甲斐猿橋物徂徠所銘橋之奇而危者風雨迅疾
周年浪跡心急於欲還江戸繪島鎗倉路程非遙
非再舉難期故不過之直走投宿藤澤驛清淨光
寺巨刹也日既沒不敢上啟

十八日早發登金奈川臺酒樓命酌進杯士方次及士
穀江戸既在近以慰長道勞且說歸入之喜臺有江

山之美觀。割烹依倣都樣囊中無空買一醉而止
烏士方笑曰。不飲於天下之名山而方飲於是臺子
二謂山水之觀不若都邑之游乎。予曰。否。閱僧祇宗
長等書。每梗塞道路。攔住關門。不遂其游者多也。我
今逢治世四海一家。發東方迄西極。其安如行枕席
上。山水之奇無遐而不探。其樂何以易之。士穀曰。周
如砥其直如矢。請復速就道。予二人乃諾。日暮入江
戶報之。即
公引見。尚以遊蹤所及。謹對梗概謝
恩。退次。尋有立教館學長之命。賜俸祿。歸食母氏長

崎者。此游之極遠。而予在長崎得母氏書曰。度支君奉命赴越後。我二當同去。然心所不樂。予今還在。母氏未蒞之前五日。嗚呼我公修先王孝治之政。洪覃德澤而無謁焉。以及草介之微。使母氏無離棗梓之悲。而予得奉菡水之歡。故記前日之遊蹤。而說我之所以有今日。以歎君恩之無彊耳。

有方錄 終

